



欢欢喜喜闹元宵

星月当空万烛烧，人间天上两元宵。元宵代表着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作为春节的延续和高潮，元宵承载着人们关于新年的美好期望。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调整优化，今年的元宵佳节延续着春节的“烟火气”，株洲庆祝活动热闹非凡，让市民在元宵喜乐中感受我国传统节日所蕴涵的丰厚文化底蕴。

▼汉服演员曼妙起舞。记者/刘震 摄



▲市民选购民俗商品。记者/刘震 摄



▲“草莓糖葫芦真诱人，看我把你吃掉。”记者/张媛 摄

▼在天元区湘江风光带街头艺术站，活泼可爱的“小兔兔”表演节目。记者/刘震 通讯员/张煜煜 摄



▲神农城祈福长廊，市民拍照留念。记者/刘震 摄

▼孩子和家长一起制作兔形花灯。株洲博物馆/供图



▲恭喜发财，和“财神爷”合个影。记者/杨凌凌 摄

▲舞狮表演吐对联。记者/谢慧 摄



找寻自己的春天

刘希

一个在行政单位上班的朋友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一到晚上，无论再怎么忙，都会抽空练习一下小提琴。她说小提琴是她最喜欢的乐器，拉着小提琴，她会觉得所有的烦恼都忘记了，她才会感觉到生活的美好，并且满怀希望。

为了提高琴艺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居然还报了培训班，每个周末混在一群娃娃中间，学习拉琴。我们都笑她，她却认真地回答：“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过上有品质的生活，我不能为了兴趣丢掉工作，工作虽然繁忙，但在繁忙中我也要寻找自己的春天。而每天拉琴那会，那就是我的春天。”

一个在工地上打工的朋友，文化不多，但酷爱书法，闲暇时间都用来练习毛笔字，每天都是写到深夜才睡，若是逢雨天休息，那么他一天都在临摹书法，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取消了。我们都觉得，一个做苦力活的人，要更加珍惜身体才行。谁知道，他却说，写字就是他最好的休息。

他还说，只有在写字时，他才会感觉到身心的自由，写字的快乐，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看到写出来的字一天比一天苍劲有力，他就很有成就感。每天抽出的那段时间练练字，那就是他的春天。

一个做财务的朋友，养了很多花花草草。她那不到一百平的空间里，数一数，竟然有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多盆花，光蟹爪兰就有6盆，君子兰就有8盆。我问买这么多花，肯定花了不少钱。她却说没有，她喜欢扦插，很多花买来一盆后，她就开始分盆，从一盆到两盆，两盆到三盆，渐渐地，花越来越多。

朋友笑说自己前世就是个花农，只要种花，全部的烦恼都忘记了。一种花，就会觉得活得真美好，一种花，再阴郁的心情，也会变得美好起来。养花种草，看见花开，那是她的春天。

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在繁忙中寻找自己的春天，左手为了生活，右手追求情趣。享受兴趣带给人的快乐和成就感，才会让生活活色生香起来。

旧体诗

画堂春·元宵佳节举杯痴

唐子岳

上元佳节举杯痴。老乡互祝欢词。弦歌唱颂往年时。沉浸春诗。
柳树悬垂翠绿，金盃玉液花池。玫瑰桂蕊沁娇姿。醉满情丝。

立春吟

粟未卜先知票

瑶池一片绿阴垂，大地春香色艳回。旷野东风迎紫燕，水波纹浪漾清微。

春意

耕夫子

柳枝新芽初绽放，鱼戏水暖两岸青。游人盼得三阳春，处处风景处处花。

甜头

许冬林

春天，其实也是我的一双老父母的春天。2023年，春打五九尾，寒气收去，春光渐近，年轻人多在计划着出游的事——似乎春天只是年轻人的一双老父母。我知道，他们其实也想出远门转转，做做客，做做游人。三年了，三年间出门扫各种码对于年老的他们委实不便，所以三年间他们几乎没出过小镇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喜欢在窗边挂个风铃，我爱听立春渐近时微风轻响的风铃声，似乎那铃声是来自远方的呼唤，来自春天的呼唤，唤我去地平线尽头那青枝嫩叶花朵层叠的远方。如今，人到中年，而对我的一双老父母，“我要去远方”的愿望已经慢慢变成“我带你们去远方”。是的，今年，我的愿望是，一定要带父母出去转转。睡酒店的床，吃别处的特色菜肴，看看异地的山水草木，听听他们听不懂的外省方言，对于他们都是新奇，都是一种生命得到拓展的幸福。

时间过得快。自然，父母也老得快。细数父母还能跑得动，还能跟我出远门的年头，是多么有限，所以要抓紧使用。去年9月，我出门读书，一谈几个月，未回家看父母。临近期末时，某日在课间凝望窗外银杏树梢，看它们已从开学时的翠绿变为彼时的金黄杂着枯黄，忽想起几千里之外的父母。遥想父亲一定守在弟弟开的小店门口，帮着收账，或者开着他的带后箱的蓝色电动三轮车，给厂里送货。母亲一定在油烟腾腾的厨房烧菜，或者伴着牙牙学语的三岁小侄女……我临出门读书时，跟他们叮嘱：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千万不要出问题。叮嘱完毕，又补一句貌似恐吓的话：假如你们出问题，要知道疫情期间，我未必能方便回来照顾你们。

前天晚上，母亲嘘寒问我诉着一件她不愉快的事。我听说她说完，简单安慰过，然后摆一句甜头，道：今年暑假一到，我就带你们出去玩。你们没坐过飞机，到时我带你们坐飞机，可好？母亲立时笑了，她的脸像薄冰的湖面，瞬间在煦日暖风之下荡漾起温柔的波纹。同样的计划，我跟父亲说时，父亲起先怕我花钱，便说：我亲身贴到他耳边，故作悄悄话，说：今年我有好几本书出来，稿费能拿到不少哦，我用稿费带你们出去玩。父亲满足一笑，不再推辞。

立春许大愿，我的愿望，就是希望父母安康，然后在一个月风日皆好的日子，能成功实施我的计划，带他们出去玩玩。人老了，难免老得寂寞无聊，带他们出游，这是我能够做到的给他们枯燥无聊的老年生活拌入的一点甜头。如此，一年伊始，十万里春光也与我容颜苍老的父母有关了。

父亲话不多，只嗯嗯笑着点头，母亲则笑话我说活越来越啰嗦。

当我坐在大学课堂里安静听课，一瞬间想到父母，心想：我的一双老父母真听话呀，他们真的好乖！读书几个月，我没听到过一次关于他们的坏消息。他们用他们的健康平安，成全着我中年再进大学校门。我曾跟他们许诺：等我上完学，没有疫情了，我就带你们出去玩。前提是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，不然到时跑不动的。我知道，他们在老家，像小学生等着下课一样，安静又满心期盼等着我上完学，等树上的叶子绿过，再黄了，再绿了，等我一年学习的结束……

立春许大愿，我的愿望，就是希望父母安康，然后在一个月风日皆好的日子，能成功实施我的计划，带他们出去玩玩。人老了，难免老得寂寞无聊，带他们出游，这是我能够做到的给他们枯燥无聊的老年生活拌入的一点甜头。如此，一年伊始，十万里春光也与我容颜苍老的父母有关了。

也说年味

唐定伟

腊月底，与妻闲聊时，妻突然冒出一句：“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氛围了，小时候年味可浓着呢！”面对妻的感慨，我不置可否。有此感慨之人，大把大把的，妻只是其中之一。

过年作为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在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，咋会有这么多人感觉年味淡了呢？

年味淡，是物质生活富足的必然结果。乡下人常说，小孩盼过年，大人盼插田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过年，对于小孩来说，有指望有盼头。过年有吃的穿的，插田有收成。旧社会，甚至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，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足，缺穿少吃是常态。但不论贫富还是富裕，对于最大传统节日的过年，人们还是相当重视的，都会早早划算，拿出一年的积蓄，在过年时置办几件新衣裳，开办好伙食。过年意味着好日子，心里自然有盼头，更能体会蕴含其中浓浓的年味。现在则不然了，改革开放这么久，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们富裕程度普遍提高，生活水平更是有质的飞跃，吃的穿的啥也不愁。过年和新衣裳、好伙食没有了必然联系。如今的每一天，都是过去的过年，甚至更甚。这也许就是人们普遍感觉年味淡了的最直接原因。

年味淡，是信息和交通发达使然。孩提时代，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

期至九十年代初期，没电话和手机，家里有事不能及时联系上，出行靠步行，充其量几趟班车，想回去都不容易。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。因而拜年留宿亲戚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，少则一天，多则三四天。留下来就热闹了，不仅可以被主人热情招待，还可和主人围着烤火，磕瓜子，抑或玩几圈小牌。年味自然感觉浓了起来。现在则是别有洞天的另外一番景象了。有时客人还刚好到家，屁股没坐热，电话响了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或者别人约个事，拜年客火急火燎地往回赶。反正现在交通方便着，出行开汽车，至少有摩托车。拜年等班车，已是老黄历了。

年味淡，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负产物。人不留客天留客，这是儿时父母亲对拜年客留餐或留宿的常用语，在原本客人要回家，但遇上天雨或下雪等天气时讲的。的确，儿时气候与现在差异很大，那时天冷，过年时经常雨雪交加，给人们出行带来很大不便。如今，全球气候变暖，气候反常明显，过年时经常艳阳高照，不少年头的气温都超过了二十摄氏度，自然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便捷。这也是拜年客来去匆匆的原因之一。没人气，年味自然感觉寡淡不少。年味淡，在物质匮乏到物质充裕的过渡期，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人在满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，就会进一步产生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。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自信、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，那曾经久违的年味一定会慢慢回到人们身边。

